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文忠集卷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八

經旨十一首辯一首附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

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畧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為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

後世用以占卜一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
于後世而易専為筮占卜一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
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
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
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
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
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
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

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一作卜筮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

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説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説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為竒説以取勝

也何謂乎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益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一有字

或問（一有曰字）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

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効夫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疵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

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爻而求孔子之意因子言而求爻之得失可也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

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

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氏作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

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

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

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子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子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子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别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争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争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髙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没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

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

刑祭祀皆出於巳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巳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巳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巳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

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

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

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

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
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
敎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
皐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
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
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
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
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

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

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説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説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

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為（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一有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

用因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一無此字）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或問予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

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説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黙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

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

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

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幷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

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説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説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没去聖稍遠而衆説復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

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録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

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葢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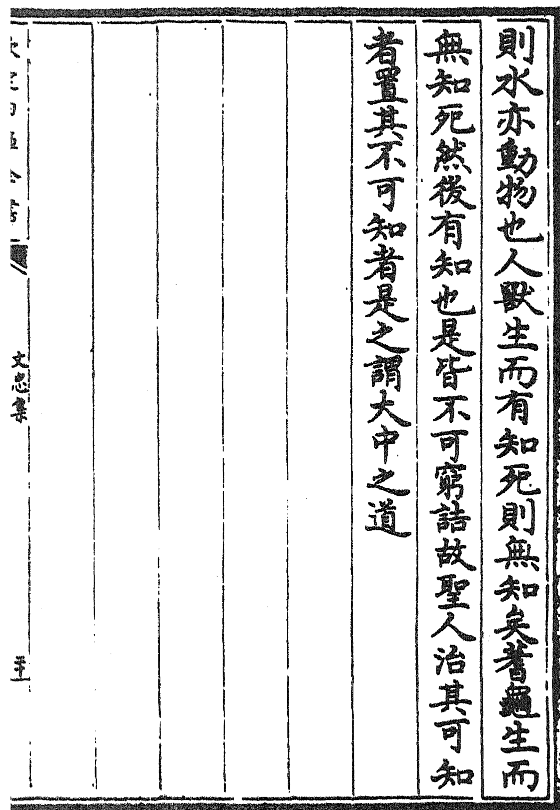
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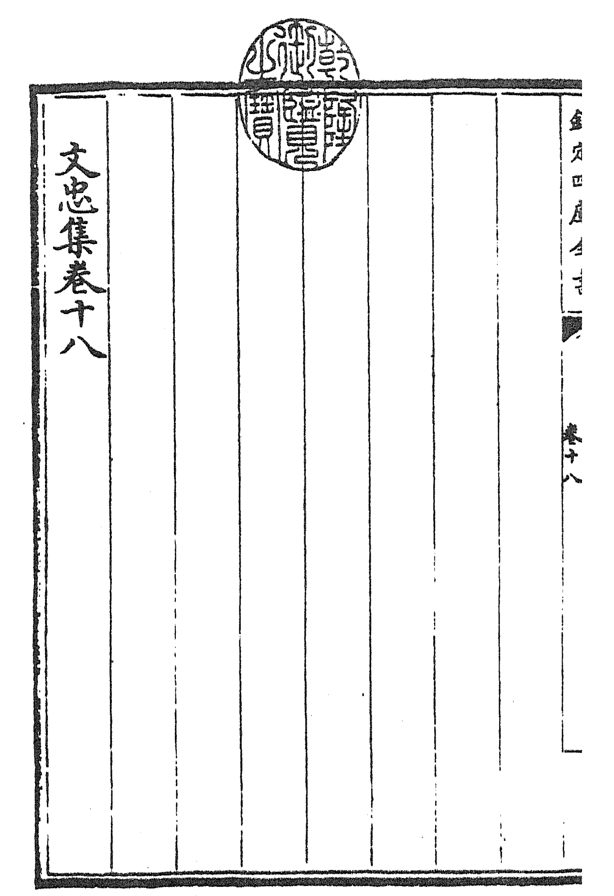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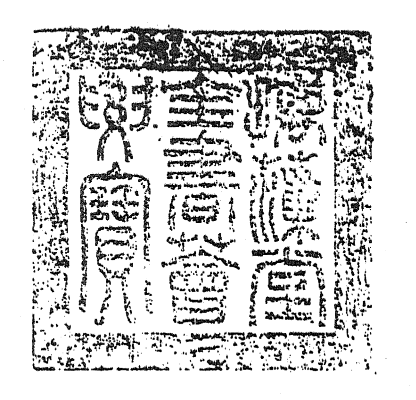
者是也自古以来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



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文忠集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十九至二十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十九

詔冊七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

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其速康復俟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叅候朕平愈日如故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勑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余哀荒俯徇誠情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洎此彌年荐承諄

誨顧寔繁於庶政雖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益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勑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

此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内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為率勉夫怠墮惟其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来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旣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輙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

妄舉以紊彜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英宗遺制

詔內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器于兹五年樂與羣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頊睿哲之性

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
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羣臣
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邊
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所
同惟賴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
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册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
嗣皇帝臣頊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
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
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
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
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
之心此固惈惈祗懼不敢遑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

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
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
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
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
大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册金寶上尊
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粤自正
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
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

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

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

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朕小子獲奉溫凊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

彊期永承於慈訓臣頊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文忠集卷十九

文忠集卷二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

碑銘三首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實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為濟

州閭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鬬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為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畧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為人狀貌奇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縣尉遷濮州濮陽令皆有吏績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

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事語言皚然殿中皆聳動大宗奇之拜太子洗馬知岳州一有遷殿中丞知均州一作郢州吳越忠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知蘇州一有又知婺州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大者竊名號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於其民越雖名爲臣屬之邦然閡於江淮與中國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齊會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漸或革

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寬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閤公以司門員外郎求知黄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還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侍講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歲餘以淮陽近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居許王府而眞宗素知其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閫君子眞宗即位問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

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
遣對殿上真宗問鄆去青遠近守臣對若干真宗曰為
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
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疾少間趨一作趣就道已而疾
病一作亟一作華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
贈兵部侍郎塟于鉅野大一有闕字徐村公諱象字某曾祖
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父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
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純正生於多難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殁殁而無章焉則其遂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禄君自光化罷還鄉閭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修詞曰閭世將家大壽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

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卿梃一作

梃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無傷鄉

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

銘并序

潁川公既塟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

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

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

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永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譬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翙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

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爲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
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
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録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
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
大臣亦薦其文學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界諸
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
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
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

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三司户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叅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

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户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一有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于人）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一作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令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

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邪葢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囓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從公京西而籠石為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

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鑒澤州路後徙河北鑒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公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敎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

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彊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一本有歲以為常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詁知祥符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詁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録事巳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諠言詁政苛

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詁欲加以罪公為樞
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詁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詁由
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副使一無副字一常以無副使字
方嚴肅下一作方嚴清肅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
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葢
人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槀其他文章
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
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

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絀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

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辰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

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爲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一無人字）及第（一無第字）三子已貴

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容蹴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學（一作兒）子輩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稱於時（一無於時）嗚呼可謂盛矣銘曰

陳氏高節在汚全潔閟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啟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

巨𣫍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聞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午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説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

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一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

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

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説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

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
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
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
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
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
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
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

田復承平永平𡵆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邉制久驟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

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有一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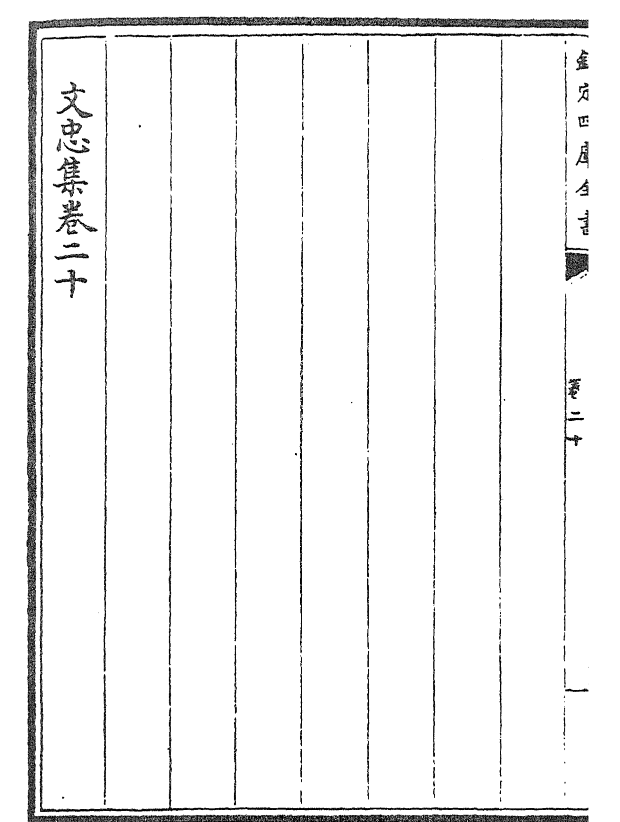
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邉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

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邉奏有警

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陜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為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

甚厚公爲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
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
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
事自山林一作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
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
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

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殆一作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蘇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文忠集卷二十

文忠集卷二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一

碑銘四首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墓誌

銘 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 一本作少有大志以文行知名 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

一有始字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禄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一本有曰此吾職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格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事卒不行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

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一作姓交結權貴一本作豪又有恃其聲勢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一作不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有夫敢以法加諸豪乃強吏之所能爾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

復圍兩圍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棄以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一有如此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於家其副潘惟岳（一作吉）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一有可字）以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釋不問其後惟

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効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畧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一有以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指揮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畧使得自發兵而已(一無而已)公度言終不合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不敢受賜由是貶黄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

公既逾年復為户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悦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誤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污我家人如其言公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人曰某（一本曰某某）

二字作其等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遷右諫議大夫初

塟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改塟龍治一作津鄉之源一作原頭慶歷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以一有公之事來請曰顧有述遂為之述曰維曾氏始出於鄫鄫為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際莒滅鄫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自鄫遠出於禹歷商周千有餘歲常微不顯及為曾氏而歲參元西始有聞於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千有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千有餘歲而又顯于公焉夫晦

顯常相反覆一作役而世徳之積者乆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出遂以卒於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外所言尤多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一本無者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也取其初不見用乆而益可思者一本有將特詳焉所以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決臧否）有若蓍龜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一作議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一有仕字）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

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歴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歴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代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可回奪字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已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

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於陜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曰善人若此吾不樂在世矣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䕃補太常寺大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

館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争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争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盗鑄錢者百餘人以說（一作詑）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一有皆字）鈎出之公憮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斷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縕

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寛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於法大理駮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

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公行為盜以相救兼其財不獲則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䟽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刑院議正首之罪）卒用公言（一作議）為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一本作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一作治）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

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荊湖之人自若（一作竭若平日）權知荊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一本有平生不為過）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荊人比公為子產名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罷）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名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

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子感悟黨人說進用范公等在左右）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心（一作如）有所為（一本而任之大用其必大有為於事）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已作無益）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年止）四十有五官至

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勲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户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陜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先塋之次

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嗣）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止殁也長存）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

程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 一有以字 令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叅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為宣徽北 一作南 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兼尚書令其為武

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一無此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於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文學居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偉望顯於朝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

於百世蓋夫享於身者有時而止施於後者其耀無窮
表於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溥矣惟程氏之先
自重黎歴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逺
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
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曽祖諱某
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
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
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

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天下一）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
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
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令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
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
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
封府名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於此不欲
子弟並登科（一有選字）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
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

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毋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多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於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甲子以疾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六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甲子葬於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

次曰瓊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瑛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施孔昭世不絶聞盛於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是裔孫仕於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孝弟邦閭不燿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

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

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薨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曰

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階第一爵勲階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余

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

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為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

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
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
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
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
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
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
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
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名試直集賢

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㑹修真宗
實録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
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
制誥同判吏部流内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
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
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
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髙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

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啟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

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茍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一無不字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

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有直字）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名為翰林（一有侍讀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没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所）欲物在程其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

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有遷尚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為光禄卿知潁州已而徙

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户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官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宫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

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陜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陜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

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

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輒

出兵夏人以謂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

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

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

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元年

閏三月七日巳丑薨於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

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

日塋河南府伊闕縣神陰鄉張劉里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户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徳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彌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允

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閭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彜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東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一作嗇其款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文忠集卷二十一

文忠集卷二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

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
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
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
素拜稽首一作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脩撰歐陽脩曰王旦
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
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
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

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戸食實封六千五百戸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

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曽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曽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彦卿無罪故世多稱

王氏有隂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一作平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

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一有用字一有大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

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

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一作能）矣必久其官而（一無而字）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一作告）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嘆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名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名之（一無之字）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

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

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宦者劉承規一作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珪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

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
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
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書
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
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
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
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
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

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一作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宫使自公病使

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塟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邉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少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

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後凡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一作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殁而長

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
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
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
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縁其可紀者輒聲一無聲字為銘詩
昭示後世一無上四字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
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
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公在

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所）賞罰功當罪明相所（一作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詒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
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余
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
正月疾作不能朝敎一作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
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
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
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
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塟

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塟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眞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

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
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
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旣薨而先
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
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
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
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
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

祖諱部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巳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吴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始學知）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名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名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

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令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

官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藳進示不洩其後悉閲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藳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

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

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名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名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奬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為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

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巳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巳公既

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公一作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

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同）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

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戸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為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惟多名臣以臻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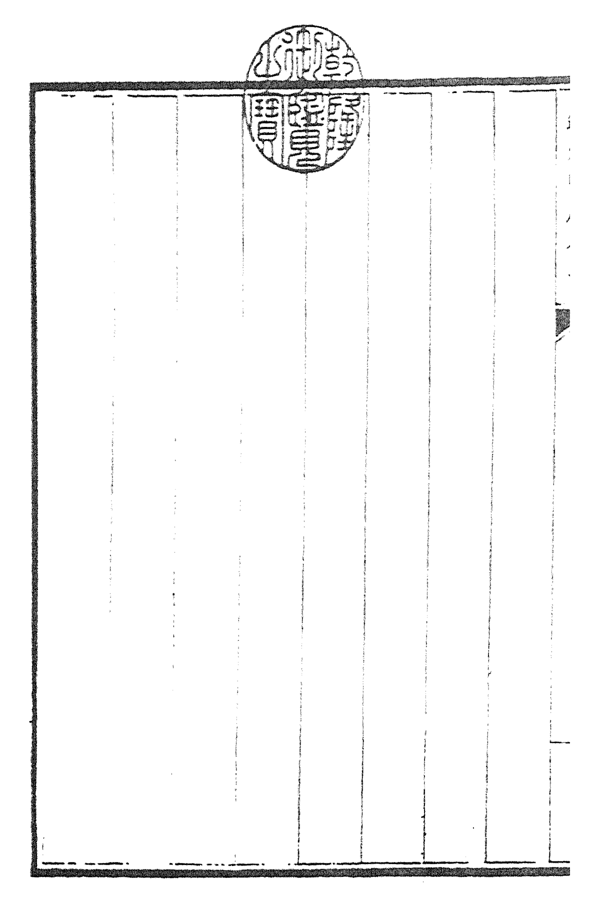
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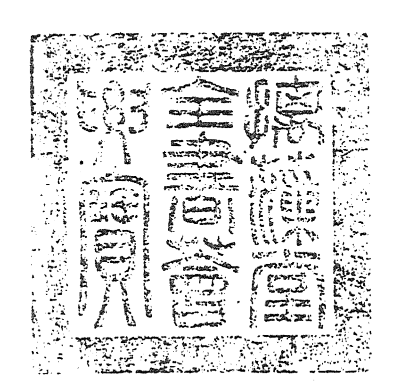
文忠集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第五頁前三行累遷太常丞刊本遷誥贈據別本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自邉制久廢據宋文鑑制作壘

卷二十二第十頁後七行因賜以他題按宋文鑑賜作試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肖曾